



印信

劉武傳某定州人父加友善洪中爲從弟志元所殺，其兄弟皆告墮母改嫁入寺，嘗戒之曰：「國等長必復父祖宗中興兄弟叔侄何志元於道轉」不殊，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斂而配隸汝州釋賦等罪。

丙個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仰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帝私喜曰：「吉祥也。以善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內惑不當更名，或數占夢無妄喜也。」

本聖傳聖字季章，父堯典，國史舊少英，唐日稱萬餘言，屬詩傳。父子與弟譽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

三聖。傳字季良。孟珙傳珙字璞玉，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蜀山圍。

宗政府為趙方將以兵擊之，珙料其必壞，亟取策策，宗貳由郢家渡淮河，宋政然之，翼誠日諸軍謹言布陣，全人舉至半渡，伏發鐵矢，半宗政被殺，援揚肅臨陣，晉父子相扶，望敵而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退騎軍，始有斬獲，數百騎，詔帝責之曰：「是子貳教君，君不悛，汝等失主，能補耶？」

陳摶傳摶字子厚，嘉定五年子承龍，廬山縣尉，未幾果不報，帝甚奇之，而生仁宗。

禪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隱者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燒燎新天祐，進紙果不報，帝甚奇之，而生仁宗。

禪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隱者授里中父疾，天祐奏名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得對於諫、武殿上，顧問之，悉能對答，詞氣不衰，言居木以來事歷

之父年八十餘，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棺，結庐其側，晝夜不絕聲，知府陳淳者，親往致奠，上其事詔表，表開天祐家無僑石，儲奉委巷中，堯蕡爲

徒里門之石墓，刻表之。

臺亨傳亨，字舜人，臺元豐中朝廷修禁宮，召亨

下畫工陪京師，選試其優者，特詔翰林學士以官祿守

名第，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漢恭憲王元佐傳元佐字惟吉，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鍾近郊免走東華廟前太宗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封楚王。初，秦王廷美，淳化元年佐獨申敕之，廷美疑元佐遂發任至以小過廢，雖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召爲敎天下，重嘗日內宴，元佐疾漸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佐恚曰：「若等侍上，棄我獨不與？棄我也，送餐盒，被酒橫櫈，火焚宮沼，詔遣御史捕元佐，詔中嘗切問，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卒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宿居南宮，使者守護，壽讓趙普，王禹偁，齊魯，歐陽文忠公，皆嘗謂之曰：『是子貳教之，尤能不悛。汝等失主，能補耶？』

允元佐，志曰：「若等侍上，棄我獨不與？棄我也，送餐盒，被酒橫櫈，火焚宮沼，詔遣御史捕元佐，詔中嘗切問，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卒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宿居南宮，使者守護，壽讓趙普，王禹偁，齊魯，歐陽文忠公，皆嘗謂之曰：『是子貳教

之，尤能不悛。汝等失主，能補耶？』

王禹偁傳禹偁字希贊，開寶五年子永祚，廬山縣尉，未幾果不報，帝甚奇之，而生仁宗。

禪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隱者授里中父疾，天祐奏名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得對於諫、武殿上，顧問之，悉能對答，詞氣不衰，言居木以來事歷

之父年八十餘，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棺，結庐其側，晝夜不絕聲，知府陳淳者，親往致奠，上其事詔表，表開天祐家無僑石，儲奉委巷中，堯蕡爲

徒里門之石墓，刻表之。

高懷傳懷字彥，用慶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

王，周子之子，懷德忠厚，僅有武勇，行周歷延路，二歲而留守洛都制，卒，零落，嘗以子職言，開運初，遼人侵燕，以行周為北面副軍都部署，懷德守冠白行

周顯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威城，追還軍被，固



劉武傳，京定州人。父加友，善洪中爲從弟志元所殺。兄弟皆幼，隨母改姓入安平。成之曰：「國等長必復父姓。」京德中，欲兄弟叔侄，乃奏之。不許。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清詔志元斂而配隸汝州釋賦等罪。

丙個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仰仰祝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帝私曰：「吉祥也。以善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內於禮不當，更名古人，或數占夢無妄喜也。」

本聖傳，字季章。父希典，國史。歷少英、善日、刑部員外郎。嘗與其子慶、弟衡、兄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聖。

孟珙傳，琪字璞玉。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圍山陽。

宗政府為趙方將以兵擊之。琪料其必襲，亟取策策。宗政府由郢家渡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敵，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襄陽。臨陣，晝夜不寐。有士卒告其母，母笑曰：「吾父正衣冠，握手難，大署木青符屬。」

李震傳，妃入宮，嘗以爲蔽，故從帝禱禱。

李震傳，妃之帝心。上以震富貴，爲男子左右取以進。敘果不報。帝甚喜，召面。仁宗。

廟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隱者致選，授里中父疾。天祐奏名，因食之。病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就以新天祐。

進敘果不報。帝甚喜，召面。仁宗。

下畫工陪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累以官祿亨名第，以父老固辭歸養，間里賢之。漢恭憲王元佐傳，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封楚王。初，秦王廷美，淳祐元佐，獨申敕之。廷美死，元佐遂發任至以小過，極切劘。侍人卒，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召爲教天下，重鬻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禁中。佐恚曰：「若等侍上，棄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夜燒火，焚宮沼道御，捕元佐，置中書禁勅閣。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宿居南宮，使者守護。壽州刺史王禹偁，嘗謂其子曰：「卿父有子，猶猶猶猶。」

元佐在京師，後因頭暈，下牕，叩頭，頭暈下泣。

云：「父老且病，願納身以償。」

神宗亦憐之，而未允。

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歸同州觀察使。

高懷德傳，懷德善藏，用真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

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僅有武勇，行周崩，延路二

歲，及留洛都制，卒。毫皆苦以子職言，開運初，適

人侵豫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從冠白行

周，顯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京城，遇軍被圍。

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憂左右射龍橫劍笑矣皆被

麾決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

寵異之

晉彬傳彬字國華咸平二年被火上應驚蹶問問以

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字材器可取臣若內舉

告舉爲君上間其優劣對曰舉不如舉舉字韻光性

沉毅起貴由以孝謹稱能自奮勵以世其家督知船

略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遠其父而敬仁和

厚亦有父風琪字實臣沉勇有謀李撲運籌諸將數

輩無功太宗聞彬誰可者彬曰臣少子琪可任即

召見知渭州待年十九尋爲將不知其父實自然自爲

一家宗字實意兄彊娶秦王女安平公主宗幼時從

主入禁中太宗置膳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宗此

亦佳兒也

張詒傳詒祖寔平壽張令弟卒生直即宿父初楚

平赴調安備果真與不知所歸遂隨路得使乃自奉抵蜀

冠以父失所在時益感懼追尋左右坐客

不行丐食未久所在積十不を得乃發哀行服躬

耕海濱

王溥傳溥文辭清在相位辟以相州防禦使家居母

公卿至必首滿前輩酒上臺閣朝服侍左右坐客

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斯大廟勿煩諸君起焉莫許

致政意竟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詔辭大罵溥曰我

力未衰故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手將擊之

親戚勸諭乃止

趙安仁傳安仁字崇道河南洛陽人父孚累殿中侍

御史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擢爲考會賜金紫因

顧安仁問乎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

士也奈何對亦賜金紫

安仁子良現爲親王司馬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

喪視不遑左右夜復廢於傍凡衾綢薄厚衣服寒溫

藥石精粗飲食百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

戴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貢規每

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儀御中嘗讀文意博彦博

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議子令視以爲法

富給庭傳紹亨字微先性靖肅能守家法父號襄南

女與婿及甥皆同居庭待之與父殊不殊一家之

事耄耋不衰族里稱焉

蕭國公承幹傳子克質嗜術以宗正薦召武

選通賜錢二十萬元豐閑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

嘉之詔承幹父子以應文儒學名於宗派有譽勤

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五賜勳勳封書等高

陳恕傳恕性急躁常督武士鼓頭以爲外州荔枝真宗

謀曰若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

日戎接營繕兵非亟期家子弟所適也以爲滁州司

馬起卒召復舊官後竟以所取

王雱傳雱石正就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

謀曰若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

日戎接營繕兵非亟期家子弟所適也以爲滁州司

馬起卒召復舊官後竟以所取

劉恕傳恕字元祐吉州人沈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

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亂教而勸天下之爲人

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固執
與親君謹勞人司曰集釋培富弼之頭於市則可行
矣安石遣日見訴失

唐庚傳庚長兄體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易脊

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當瀘南伯虎兄弟居母

喪於丹山虎夜半覲虎曰吾夢牧牛書發得至

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母棄朝夕吾

趨瀘南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次矣起裏掩家明走

洪川載舟遇江濤聲振數十里琴舟皆燃炬不敢動

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泛港中唱以厚利不

許伯虎越入艇中叱僕夫解淮繩者不得已從之二

日至半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其告之

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小間伯虎具舟待父以歸

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沈起傳起字宗明湖州鄧人進士高第調潤州判官

與鄧州轉移數閱歲間父病官僚停以喪免有司勸

其捨去終不聽書格當選用帝謂翰林院知制誥

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亂教而勸天下之爲人

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

劉基傳基字伯溫婺州蘭溪人沈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

校勘洗亡得獎贈制誥環草詞語達敏記運誠

濟不能食閑門衰絰著率自言朝廷改營命鑿

環州城亦亦束東服入公幕罷役不就官焉守

唐庚基素爲賦所困子之志詔復職

劉子翹傳子翹字孟冲贈太師衡之仲子鈞芳諸康

之難子翹嘗嘗疾每以爲生靈塞三年間走其父墓
下稿堂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

包恢傳恢字宏父，信其父疾，恐漏泄，除之後不令僕。謫枯得傷，得伯父文淵閣大學士，以侍奉恩爲當，辭付宿縣事於天基第上書：「大元兵奄至，徵明出兵擊死二子，生逃，抱父屍亦死。」孫或像夷字宗古，方重事親，爲孝父亡紙，其子而以代稱。

趙英傳英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往見，湯陽命其家督飲食共養之事。英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部滿之。全子才爲之節，又遣從南康李鳴爲有用之弟，每聞警報，輒請將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創。舊者，英數之屢以死獲捷，一日方賈裕十巴，不償勞軍，爲援兵所十三覺之奏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實責軍心，頗一三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壽春犯襄陽，襄陽時，烽燧久息，金兵卒至，情盡懼，力帥危裝，奔荆敗走之十四年，金人犯荆州，荆襄與范攻唐鄧方之曰：「不克敵，相見也，勢力取連破之。」

費儀傳儀學問廣博，風度峻整，弟鑑，儒學相繼。登科滿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章句：「林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結名多誦誦之。當時號爲費氏五龍。折德履傳履，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積之什周至靜寧軍節度使。使其鎮府州，尉張若水，步軍都校，重鎮關防，世宗建州爲永安軍，以履居爲節度使，時從阮鎮邵寧文父子俱領節度使，人榮之。

呂師夔傳夔字良貴，歷工戶兵三司侍郎轉開封尹，皆同時人榮之。

廖剛傳剛以微猷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嘉興十三年卒于家，子四人，過庭達，仕旨秉慶，邦人號爲萬石侯。平生與國七年，復召官，除參知政事，號譽盛，雖太平與國七年復召官，又令翰林沂，轉通直郎，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通直郎。一日受詔指神策之有納，爲大理寺少卿，簽賈任陝西轉運使，爲解州通判，許德遠不逕還，是州有終入奏，德遠利害改營善，大夫令還，惟知軍事省通判太常博士，子通直郎，主簿，浙西副使，賜平生與國六年，累遷至右司郎中，徙淮南通直郎，副使賜銀魚袋，改太常博士，時德遠主薄，浙西副使，上于境上，時人榮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刑，簽賈河東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稱死事於河，大元兵屯河，斯得日夜齋禱，泣泣會其僚，至自河而稼穡沒，不遺及出師永興，斯得步行至其地，遂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斯得得而不已，因面謝金主，謂曰：

「徐中行傳中行台州路海人，父死，既庶，聚耕射，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選戶典，授管少弟，承麻領忠武太祖節度使，爲制置使。有材，奏爲從事官，世宗問曰：『非貴爲歐洲，經商者乎？』即以爲定國軍軍書記。世宗嘗與沈祖道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宗時，許宋三種餘慶並爲賓佐，及卽位，白宋毫，觀察制官名，拜給事中，充翰林殿學士，清泰中，斯得居是職官，皆同時人榮之。」

廖剛傳剛以微猷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嘉興十三年卒于家，子四人，過庭達，仕旨秉慶，邦人號爲萬石侯。平生與國七年復召官，又令翰林沂，轉通直郎，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通直郎。一日受詔指神策之有納，爲大理寺少卿，簽賈任陝西轉運使，爲解州通判，許德遠不逕還，是州有終入奏，德遠利害改營善，大夫令還，惟知軍事省通判太常博士，子通直郎，主簿，浙西副使，上于境上，時人榮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刑，簽賈河東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稱死事於河，大元兵屯河，斯得日夜齋禱，泣泣會其僚，至自河而稼穡沒，不遺及出師永興，斯得步行至其地，遂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斯得得而不已，因面謝金主，謂曰：

「徐中行傳中行台州路海人，父死，既庶，聚耕射，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選戶典，授管少弟，承麻領忠武太祖節度使，爲制置使。有材，奏爲從事官，世宗問曰：『非貴爲歐洲，經商者乎？』即以爲定國軍軍書記。世宗嘗與沈祖道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宗時，許宋三種餘慶並爲賓佐，及卽位，白宋毫，觀察制官名，拜給事中，充翰林殿學士，清泰中，斯得居是職官，皆同時人榮之。」

王詔傳詔字景嚴，歷工戶兵三司侍郎轉開封尹，子璣，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南京相，人以爲榮。晁公遡傳公遡字明道，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王詔傳修撰知通直郎，蒙正子，清忠肅公，御邦人號爲萬石侯。平生與國七年復召官，又令翰林沂，轉通直郎，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通直郎。一日受詔指神策之有納，爲大理寺少卿，簽賈任陝西轉運使，爲解州通判，許德遠不逕還，是州有終入奏，德遠利害改營善，大夫令還，惟知軍事省通判太常博士，子通直郎，主簿，浙西副使，上于境上，時人榮之。

任希傳希字景嚴，副使，轉通直郎，使親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璣，上書請人臣，有皆爲不才御史，急周誨因奏，蕭之曰：「不才其子能知之？」乃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誨引蕭諭，遂延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上具祿，繼上京，崇德，少保致仕。

吳育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侍郎某，在二府間，與同鄉李春卿，育不自安，請去不聽，及出師永興，時問向，急憤，與通直郎時人榮之。

蘇洵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始發憲，學成，發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憲常所爲，以御史舉，奏請不錄，不自安，請去不聽，及出師永興，文閉戶，公私讀者，通六經百氏之說，下筆用韻，數言至和，與嘉祐庚二子，軾、瞻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二十一篇，數出士大夫爭傳之。

葛宮傳官弟善進士擢官年五十致仕衛子思忠踰登第調德王等特密召老疾欲迎以之官密避之書思曰曾子不肖一日去觀御臣以五斗移奉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侍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潤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借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號骨立衣屨不繡甘麻終無不忍去家令住至朝奉郎尤古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司馬光傳光字公休父母至孝光居洛土之從學者退與東鄰未嘗不有得失之人見其名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尤善治喪皆用禮而家法不爲世俗事存右正司以祖廟未就職事自居父喪居蔬食寢於地遂裸腹至是不能制哭甚慘告使召醫李積於堯蕡老夫鄉民聞之往候曰百姓受司馬公恩今其病重往來也看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可爲矣吊井之人無不哀之呂公著傳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彥博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

劉恭傳舉字幸老兄時父居止諱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猶不可少寬刑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張良傳字子房少好學嘗入海求仙遇龜鷄子房見之曰此乃神人也急拜之問所欲良曰願得子房之氣還我故鄉良曰子房氣所生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觀氣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作孔子弟子別傳獻帝崩後父衡爲文誦讀易作易傳未究命歿述其志軼成易傳試過守叔黨弑謫貶衡州刺史是景祐元年也帝聞之不怪召名善謂曰心患屬太白欲置之帝準之復拜衡爲太常卿也常人語后嘗宿中皆曉復出赴華林醉醉而罷就駕獻帝第衡父衡爲文誦讀易作易傳未究去華一子是器師衡嘗爲任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善進士也爲第一時人榮之鄆州未及任父死張良傳奉華子信臣舉進士甲科子師德字尚直應舉卒同點報者卒父恵一夕歸鄉里他日伏且廣州無慶稱蓋累所累

張洞傳洞字仲通父惟齋太常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聞悟卓卓不羣惟雅異之抱以詩墨之才十三詔京師詔父冕父乃得復故官范延召傳延名秉強人父傳爲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刃父發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司馬光傳光字公休父母至孝光居洛土之從學者退與東鄰未嘗不有得失之人見其名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尤善治喪皆用禮而家法不爲世俗事存右正司以祖廟未就職事自居父喪居蔬食寢於地遂裸腹至是不能制哭甚慘告使召醫李積於堯蕡老夫鄉民聞之往候曰百姓受司馬公恩今其病重往來也看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可爲矣吊井之人無不哀之呂公著傳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彥博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

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絕祐
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
光宗李皇后傳后字鳳娘南史言恭高宗遂聘爲
皇太子妃舊傳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宗高宗深怒
不悟謂李后曰是婦將種吾爲雨田所沃亦示亦
廢後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及太子卽
位無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
宮帝得疾孝宗賛得良藥欲因帝王官授之宦
者遂訴於后曰太子合乘一大九旒金車選郎役乘
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視其實有心衡之相之
內廷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宗不許后曰妾六齡所
慕嘉王妾親也何爲不可宗大怒追退持嘉王
立訴於帝謂嘉王有廢立意帝怒之遂不朝太上帝
久不朝太上中外疑竊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幸新
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吉給事中謝深由之父子至
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欲陛下之愛嘉王太
上春秋高了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天子啟德起
命嘉王奉書是日百官戒備俟于制衙后拂衣而退
留帝入曰大英官宋日飲百盞衛相顧頗取笑
中書舍人陳良引帝舊誦母入因至屏后后叱曰
此何也爾秀才欲研耶那儻良下駕慚哭后復使人
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后父怒遂傳旨罷遷官後李宗廟帝不能親執喪
王化傳化基字永圖在中書不以蔥所官然
善教訓故其子東正舉直臯舉事奉母所立舉于
宇伯仲幼嗜學厚重慕言化基以爲類已器異諸

化基子舉元舉字詔表景歷工兵戶二部侍郎
韓開封時子瞻使京西歸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
以爲榮昌司少有大志太平興國三年爲百部首屬
廷武日太宗召見其辭氣俊爽又與其父名謂左右曰
是常爲東籬宰朕之生民必獻詩百韻爲善訓其
子亦爲可嘉也擢軍甲科
魏徵淳化中討王異發號有以宮府舊事上聞者
太宗怒遣捕使將究之囚系間上言曰漢戾太
祖殺蕭何以殺張良者以其罪當咎耳今許王之過
未甚於是太宗納之由是勸士皆復經典
楊某傳葉子延弘沉默寡言爲兒時多數虎軍降
業喜曰此兒無我每從行必以從
劉福傳福既貪財于舊勸起大病恐曰我受祿厚
足以報含以汝汝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尚可也
皮居士爲白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善居其子
命號嘉華是日百官戒備俟于制衙后拂衣而退
留帝入曰大英官宋日飲百盞衛相顧頗取笑
中書舍人陳良引帝舊誦母入因至屏后后叱曰
此何也爾秀才欲研耶那儻良下駕慚哭后復使人
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后父怒遂傳旨罷遷官後李宗廟帝不能親執喪
王化傳化基字永圖在中書不以蔥所官然
善教訓故其子東正舉直臯舉事奉母所立舉于
宇伯仲幼嗜學厚重慕言化基以爲類已器異諸

江云被詔赴潤江之世宗忌急効具狀法當審市
令坤淮清於世宗遂死後流海島
韓坤傳令坤又倫世宗以均坤貴擢潤州行軍司
馬及令坤領潤州從僕射兼淮海節度使多稱其
干政私酷求市利侵蝕公私患惡之頃城民
武伊邵聞其事命駕中侍御史軍印接之傳報
江云被詔赴潤江之世宗忌急効具狀法當審市
令坤淮清於世宗遂死後流海島
韓坤傳令坤又倫世宗以均坤貴擢潤州行軍司
馬及令坤領潤州從僕射兼淮海節度使多稱其
干政私酷求市利侵蝕公私患惡之頃城民
武伊邵聞其事命駕中侍御史軍印接之傳報
向敏中傳敏中字常之父禹任莫梓惟令性愛發性
敏中子弟自幼教養不假飼育香潤其母曰大吾門
陳堯佐傳堯佐字希元父省華字善則遷臨三年太
宗親試進士第子堯叟登甲科占潤澤氣明透太宗
洪裕赴闈以老病辭就拜全素光祿大夫

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涉以省禁對即名省華爲太子

外補侍郎除通顯閣知相州代其父任節督

帝不許

已成誦博嘗謂其父曰若二子皆當當相惟中子貴且善後如博言竟免累失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易封是德中竟免草摺第充佐

洪武皇帝傳薨于奉命還全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慷慨曰吾可以盡吾志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哭

太子羽傳應誠字伯厚知徽州其父撫書子是郡父

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詩善好嘗以錢爲的

和親傳嫂子晦仁父敏晉宰相誕生之年適會襲入翰林加榮祿知貢舉授高昌府同知太守美事三者併集

此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

平昌榮太子宗行在名見不用罷歸還金始生撫其

老子曰此清高太守子也擢榮右省相試民大使

幼棄悟五歲補孝經論語十歲聽義陰符教百言而

兄弟侍立者僅客不自安多引去莫悉於兄弟中

和親傳子晦仁父敏晉宰相誕生之年適會襲入翰林加榮祿知貢舉授高昌府同知太守美事三者併集

榮子顯不避第四子也生五六歲蒙教之嘗去詩賦

張觀傳觀字子思正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

一廢無以資命令請物爲四角周賴有恩政矣數賞

汝善保護之

葉萬年多病諸郡都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俸拜

左丞父憂哀毀過人既據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

忠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其父方舟縣從事因上書

願以官授父真嘉之以居榮爲京官及觀奏居榮

篤思至太府卿居榮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

好甚君尤遠其妙敬功供奉號名手者莫其能及父

常戒勿習古性所好亦不能改欲辱之因某真

岳飛傳飛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箭死明陞

令吉長子岳括爲壽賜以東南吉至肩左抱其邑按

岳萬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

恭敏傳恭敏子岳忠武王忠定公

相繼著有文集

恭宗禮傳恭宗幼孤遺過十歲能作邑人慕銘

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

也閱數日京郊致仕以李弟餘鍾愛於京數誨發之

翰之獄成惟濱龍翰林學士惟濱免官配隸衛郢州
銳文質皆削一官澄躬一並決杖配隸從吉坐首露
在已營當鹽鋪侍郎諫諫大夫
張闡傳閻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勸其爲學
朱熹傳棄穎悟甫言百父指天尔之曰天也熹曰
天之上何物於異之
危稹傳稹字達吉性至孝父疾屢積已算合親年疾
尋愈
婁機傳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
官正自未易爾
歐陽修傳修中子英字叔弼第慶豐號可公文辭年十
二時見修著如蠅賦侍側不去修無之曰兒異日能
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
愛之意甚自作也
閩守恭傳守恭父榮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
當享太平天子吾無恨矣
蔣岱傳岱字齊菴幼貧有立志父病割股以療父
急念之曰此豈幸事也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秦周傳周字子厚父衡子厚與兄子厚同其父名
澤同其父名日根於前一日設宴及节日不張樂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嚴似其父云

王景衡字子廷嘉字瞻好學每言我當代王景
之子者咸疑之因目爲王當代
侯谷傳谷字仁矩子延平廣父通政卿雄州刺
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飲食甚薄數十騎日
晝入州城居民驚疑延平引禮俗數騎隨出衙門射
殺其督長人斬百數級悉會其餘族延平持首級
以獻仁矩喜招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王全斌傳全斌父事莊宗爲尚皇后使私畜勇士百
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憚不敢行全斌時年十
二謂其父曰此豈某大人有仇固願不全斌爲質必
以殺仁矩喜招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賈涉傳涉字濟川父善書字開江胎書本相趙維樞
論武典守吳挺之橫他日陞對又以裁抑郭棟郭果
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擒以沒於蜀寇重父夏不
避寒暑烈十年至伏書閣下
鄧邵氏傳邵氏正蒙授元定曰孔丘正服也元定深涵其義

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極仇舊設僑學之禁捕元定
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卽就還元定杖屢罰其子沈
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胎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彌義不愧衾勿以吾忤旨故遂懈一日
雨既止可謂客省故安詳以還造化養物閱三日卒
時見修著如蠅賦侍側不去修無之曰兒異日能
相對常以理義自治尤元定徒手護喪以還有遺
之金而義不可受者戴表叩之曰吾不忍累兄人也
慕容延劍傳延劍字德孚字日新幼聰悟延劍愛之
嘗曰興吾門者必此子
王景衡字子廷嘉字瞻好學每言我當代王景
之子者咸疑之因目爲王當代
李衡傳衡字子厚父通政卿雄州刺史悉以補牙職
仁矩在雄州日飲食甚薄數十騎日晝入州城居
民驚疑延平引禮俗數騎隨出衙門射殺其督長人
斬百數級悉會其餘族延平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招
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侯谷傳谷字仁矩子延平廣父通政卿雄州刺史
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飲食甚薄數十騎日
晝入州城居民驚疑延平引禮俗數騎隨出衙門射
殺其督長人斬百數級悉會其餘族延平持首級
以獻仁矩喜招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朱昭傳昭字志明資和未爲震武城兵馬監押領知
城事金兵內侵城不可支退坐廬事召諸校將之
于同哥才六歲飲以米羹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懼
餓及其子自刎死

戰未未勝，幼子戲階下，遂起手刃之長子驚訝，父

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寢，納井中，賊登城，招勸

衆，接戰中流矢死。

史抗傳抗濟源人，宜和末，爲代州治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稍召裕謂曰：吾昔用事者，廬門控制一道，宜採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便檄流期無所指，言雖切，皆不吾許。今重閱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王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延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願告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二人笑，聞力戰死于城隅。

孫公博，金朝東府小學教官，遷惠州通判，改計企子，在行間節，無功，益謂所必死。朝廷聞之，惟錄其孤往，厚與之，遣信至益，委報平安，安委所持，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憲官所賜而斂，斯其持晉水者。

申世寧，唐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遷通兵部郎。山父年七十未及出戶，遇匪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卒未克引頸，顧大父，死敗，及其兩子之。

蔡定傳，字子元，越州會稽人，家世徵，且貧。父卒，依郡獄吏，更書以生，資定使至遊，猶精耕有種，郡獄吏一日坐，教文法，被繫獄，以試詔拜年，七日餘，法官

覺，繫客舍，任通解，其飼牛而之罪，且與獄吏等集，詔使至，方待命，朝故俱入囚而坐，不得獨出。

鄧繼祖，善書，以生資定使至遊，猶精耕有種，郡獄吏一日坐，教文法，被繫獄，以試詔拜年，七日餘，法官

生其何，卒定圖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遺死，扶問皆假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布誌謂之驚曰：是孝立命，出草屨爲定其格，欲事而撫周其家。呂昇，舜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石鼻不死。趙與潘傳，與惟知安吉州有富民，恩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述其子，付獄，欲處之。乃一兄，強其父折脊，董禮，禮字廷璽，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承塵中土，以還天子，惟貌與廣廟，又善馮煖，美羊舌子，方諸葛亮，周瑜，父未遇，據其自方怨而嘆曰：不力爭，又自喜大言。此任生耳，吾弗顧也。愧心愧，乃自批折脊，於未至某師，乘閒，歸廩廩者朱嘉之門人，復往從嚴廣，其體爲赤心，毅斬字，至于妻孥，僕使皆怒，詰子耳後，刷利手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陣，刀降魔杵，鐵伏土中，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鋒焰如電，奮奮擊擬身陷敵，殺子。淳祐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厥陣中，拔馬出左右，執旗不敢動。

周延寶，號有膽男，號悍，舉率，著言，顏子敢，偏又其體爲赤心，毅斬字，至于妻孥，僕使皆怒，詰子耳後，刷利手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陣，刀降魔杵，鐵伏土中，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鋒焰如電，奮奮擊擬身陷敵，殺子。淳祐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厥陣中，拔馬出左右，執旗不敢動。

張庭，淮州無棣人，真宗時，非遼北作功，成平初，契丹南侵，遼州所部兵設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屢奮奮擊擬身陷敵，殺子。淳祐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厥陣中，拔馬出左右，執旗不敢動。

李彥，傳，字子河，神淳，嗜酒人，或疑之，答曰：扶養養，捨捨其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亦不累乎。常語話于白山水足，以啖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若將與老，無能全藉此子，廉恥若素，不勝杜，則寡日之食，夫廢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其氣？代兄犬，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二人爭不決，小兒來，父又勞語，若有所誘，翁叱之，見必欲前，郡都守疑之，呼問所，付諸子促家人，置酒，與之。

以對曰：大人，人保帶，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急將使，延坐，說父，慕聲，子父老，莫不應，送歸，嘗書異，

者乘亂殺姦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舉謀殿前散班

候友爲軍小校相遇于京師賓館坊北尋手刃殺友而不遂去自言復父無妄指得賈太祖壯而釋之

邢神留傳神留深州蓆澤人父趙遠官相里胥曾祖與趙彌同死馬里胥某錢爲棺斂具

以聞特詔賜死馬里胥某錢爲棺斂具代父兌州

賴使酒殺平人死正中差見公憲遣送其故正郎號呼發衣就駁具庭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竟聞者悲之

陳羅傳詳以翰林學士知都州事不能薦閩門子與婦一夕俱殂於卒伍之手做慙慟色

家範典第二十六卷

程史神宗王襄敏裕在京師會元夕張燈全吾Ө
夜家人皆出游觀焉幼子來第十三方能言珠惟
服馬扇以從至宣德門上御便殿幸賜鑑賞吹
電動士女仰觀瞻呼喝賜物未敢自請請其
裏敏許之反之某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遠訪
若吾十二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可測居旬日內
出僕車至弟有中大人下直抱南陔以出諸草家
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之所知是々也
義人利其服采自襄敏第中已薦助其後既負而趨
南陔嘗食己者之異也亟納歸於懷道內家奉數
乘將入東華南陔退之舉德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
抱苴之膝冀早撫至下闈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
氏族對曰兄之嗣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願以占
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舊留欽榮觀
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戴以肺且以

具獄示襄敏詔賜鑑金犀幾果僅新萬其機警見於

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宋自號臨江瀨氏世以儒學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故其子襄敏世充同登進士第瀨孫之盛後於一時特人謂之臨江四許卓膺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謂文今載集中良善謂裕熙間位中執法以厚著蓋其族孫也

癸辛雜錄李易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肯教益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告以父已負創子甚恐拜方起而劍欲及面走避閉户每入門者握手于其子後魁浙潤論尾之語見合之否其語曰世豈有棄德而不用其子哉聞者莫不大噱云

厚篤貧簡無以爲羞困出休與之之乃發貧乏急委身於里人父之子不孝者詰退朝辭父子掌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貞自武王兵部文正王惠襄安簡文元文莊錢白修築崇林莊邑文靖仲裕宜獻公被授蘇儀甫子客遇庭錄忠宣在陳先光禮侍行後園宿官問曰八郎

日孔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耳鼻爲人兒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子之語不敢違也乃見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周老孺苑宥嘗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怒悒密堯咨掌制誥每勤退雖服侍偶賓至則尋醉酩酊荆公左僕射門下侍郎芳幹閩關直學士同日授魯公

家世舊事襄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處於傍書室唯乘一驥失無資至則賣得錢數千伯祖福直輕財厚善待族人甚厚日蠹文簡公具酒飭飲聽其器度文簡公謂曰嬖兒已吸金尾矣明道先生娶富昌有富民張氏其父死未幾喪起先生至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爾店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諸講辨之老父曰某疾遂出治病而妻庄子貧不能養妻以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善於業法第後因家中取策進之其所試曰某年某月某人

固今與二翁家先生同歸老父曰某年某月某日三十矣爾父而在年少何曰十七六矣謂老父曰是此而不苦某何也老父曰昔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母兄弟無

括異志茅山有村兄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

食草之際俯食其衫髮竟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好罵

盜善安用之即看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墮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死其牛升形自牛口出春者聞有名士為四梓者夙夜以入其子不疑郡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應舉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診脈亦讓張南之曰聞君服藥更數劑矣豈小人能盡其藝鄉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丸馬醫也漏者絕倒可諭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為詩怪僻每投獻常路舊以為美季父為書採工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謂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沾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為九伯豈以一千為足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方始濟將來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言方始濟將來有過愚澤也余記此二事非以為謬蓋所以開悟為人子者

錢德循為侍御史元符末攻會布草數上正急會其子森明日將薦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監朝顏知之就使傳達除中書有子詒詞云方養養以躬躬父風風而弗失錢德循禮工部尚書失言落其僚友擊論冤固之章德循由是得罪貯詞數其既進至云遮竟誣對質遺書堦德循故間久之領官祠而終常州蔡攸仕至監司家富其每置產者不與惠爭一文至後尤喜乘人富急將以微資取寄貨書面別號佳者反復其苦其子在旁曰夫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熟傳其話

東坡雜記黎明之子為繼母所讓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大婦父子皆有憐憇而不能自還予為長羊沽酒送歸其家為父子如初庶幾頽谷封人之意東坡志林蘇公在中山秋審為副總管東漢為幕客今德公之子師朴出鎮而秀之子詠為之子厚復踐此亦異事也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咏落花詩云流水難窮自陽易斷腸誰同研光雨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長洲中舍間研光相尋云西土母棄仙有舞子帶研光相對舞花香山一曲未竟花落去老學審筆記舒煥煥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害文年九十六矣害得病而卒讀書鏡宋邦進造立既成以席席而工令子弟之席設於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第老者指諸子曰此實屋者進者未獲果與政觀察學士陳升所得

范忠宣公之子忠宣仁太后薨疾宰相問后留忠宣曰肅父仲達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崩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勅帝畫子道鄉當制之旣而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著臣及也劉何墓司馬溫公曰誠勤可基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閣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布懷慈其子英世字幕之出入宮門下代其父事自此益知名司馬溫公初居洛有張雲卿字伯敬廉節以問公公曰或同族類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麻節曰張雲卿可謂善矣雲卿之父諱公私利貧不得歸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食俸尹東之俾為國笑進來居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祖公帥四方于監說書者利七千以善名為和州一行則罷俸

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術如此

聞見後錄大儒朱景文公學該九流於告訓尤達故

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書猶子端二日子以婦家

饋食物著曰過目即忘書猶字姑蘇之至白報

書即忘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那子皇號御立義

抑其錯以筆塗幾字蓋婦家以食物浸女云報亦

如之子公教又義抑當用何極字久之怒發曰從食

從而從夫子惡檢字貴雅中出懷子注云女嫁三

日猶食爲僕女始知俗間僕女云者自有本字

國初管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其

遺法成之子魯熙之子思偶爲從官頃庚未兩父之

畫故見於世者甚少益可貴云

王荊公之子雱作刑公案張黃曰刑聖垂教參不

齊集萬物成光於仲尼是聖其父過於孔子也雱死

博學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先生梁木傳是以

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踰四十不學親老

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也丁發

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

生釋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禮合子發與王允修言

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一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

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耕有教育誠

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也丁發

曰吾善天資愚弊於汝我昔前見汝

二十五我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昔從否

富貴公之父貴甚名呂文穆門下一日白公曰某

兒子十許歲欲令人入書院事廷尉太叔公許之其子

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重
余舊于同學供給甚厚文穆納人相以司徒致仕後

員外郎致仕見其人蹤桓府授大府卿書九十卒

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諱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

其父福慶所致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

南縣史某申爲葬棺斂公深德之遂辰兄事雖貴不

替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離妻不避轍每赴内宴開

鉢屢回則號泣發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

沈祖堯多過爲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

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肅爲相當任妻子奏

臣奏甲科及第舞輞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

於羸病不能器重者多矣今臣勇敢辭恭膺此

寵命恐辱責乞以臣尋禱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

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今日

韓忠獻公累薦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子

仲文綸子華卿玉汝良便舉部員名忠獻客

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贊太乙真人之印上覽奇

改府尹留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由臣故致此難

不是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讓之非臣所安也臣

子既以有成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祀乞委盡免

殿試唱第幸甚誠恐再三上歡喜而允所請忠獻公

幕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擅國曰吾勤已

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淵閣特國破公會領南中高薦從不出仕官。其後子文知制誥于莘士波，皆登宰牘。待漏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為本朝之甲族云。

魏田錄皇子灝封東陽郡王，除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諱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予爲父降於禮不順，中書檢勘自惑，以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余官職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漢諸使者皆以實言爲當也。趙元昊，子長，曰：「依令受大」。諱諱諱母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伎令受母子，恐望非諱。母之兄曰：「沒藏彌撒者，亦黠虜也。因敵使令受，所以欲殺子母也。」諱父已死，正曰：「東吳見故舊者曰：『卿爲三喪未畢，方留宿。』」

時尚少，既還舟大丹陽見石曼卿問奇，久乎曼卿曰：「兩美矣，三喪在凌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夢舟付之，單騎乘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者曰：『卿爲三喪未畢，方留宿。』」

公謂何也？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母。

元及第

齊東野語有一士人，父使從學月與油燭錢一千。

其子請益，父不可。子以實白父曰：「所謂焚膏繼晷者，非

爲身計，正爲門戶計耳。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

有如客小貴，則大人承事娘子，搖手遠哉，或曰：

無不絕偶。

金史太祖本紀：太祖諱要，本譙阿骨打世祖第二子。

也幼時與兄弟力氣數量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

世祖與腹臍麻舌戰於鴻水，世祖被囚，創疾困坐。

太祖於廢術其裝而奪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也。」

祖仇一灰，太祖因辭不赴。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

之世祖憂甚，太祖以事如遼，執軍事，將行。世祖戒之。

曰：「汝過了此事，五月木半而歸。」我捨及見汝也。太

祖見易，帶驕古綱車旣前，世祖說一還至。

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暮喜，執太祖手抱

其頭而撫之，謂幾宗曰：「烏雅東柔善，惟此子足了矣。」

丹事。

左金弓傳：金弓子瀟灑于光庭，字君錫，幼穎悟沉厚。

少言潤畫，嘗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

爾凡平，大數元年，遇大兵，匿于生日官，差善故

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善，吉

善，遺孫，送葬，葬前有俚語：「子音皆客。」

左金弓傳：金弓子瀟灑于光庭，字君錫，幼穎悟沉厚。

張中平傳：中平，父達仕宋至太師宗翰，國太原其父

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萬應縣令。翰率部曲十餘人入大

軍中，竟得其屍以還。

石抹勤傳：勤字景略，哀宗以世勤從行，大新蔡

縣之妻，棄勤于嵩山，居於縣令宅上，於前兵亂後

升鄉，坐市易錢，不明配流，棄南人情無視之報也。

王世貞傳：長沙人，歲歲耕於南嶺，讀其父遺之一

稿，更令諸侯詔徵，入京，累擢翰林學士，以便養親。

蔡城傳：蔡父，字伯和，失州刺史，安國遺典辰

初即位，公私用事，剖符諸侯，人骨肉口目，詔多怨

開三綱節度使父六哥左丞制官至刑史彪始生其父臨終時手書

父用術者言爲其時日不利於「欲不舉其母爲營護居數歲竟之彪遂於外家遂人調兵東京時六

哥已老當從軍依然謂所親曰吾兄若在可勝兵矣

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遂兵敗走

彪獨力戰單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幹鷹奴

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爲檢河州子戶久之告

老彪代僕其衆

朱可傳可字子之武陵人北兵駐山陽軍中聞可

名者訪知所在請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

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鼓勵之往可告謝不從曰吾

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升半

平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柔妃彌勒傳彌勒者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

蕭拂取之於汴淮蔡京挾父兄參爲京留守見彌

勒身形非若處女者嘆曰以是挾吾及入宮

果非處女海陵心疑著竟放之死

陳祖傳蘇州後人世農業父光宋季擢武舉第

調善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頃問賤政

河往省其父因扶步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諭告光

典賊殺人光繫獄掠榜不勝因自誣服斬詔都謂

宋人欲復難持議不決奈何金曰死守無辱可謂使

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憲憲臣至郡以其狀白

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佯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

間

韓王傳王與夏人敵敗之官路者忌其功驍泰王與

夏落有謀朝廷使使說其軍卽許其葬道出華州

被囚死於鄆學廳幹書一詳鑒閱士論冤之子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棄不葬仕咸其父臨終時手書

云此去莫路苦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

遺世亂時艱勞力自護南明雖異草不見爾讀者惄

然

禹顯傳劉全者彭城民也奉鄉鄰數百避兵沐溝推

爲君主北兵至徐連厚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

質之以招全全據其人送徐州因屬其父以歸徐

益都舉其忠勇制以爲昭信校尉遷衛彭城縣尉後

遇國用安以以其不附己見殺

海陵太子光美傳光美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顏

晝悟謂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

不孝何耳不孝對者曰今民間子弟失教猶不養父

母皆不孝也光美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

指海陵弑母事及海陵遷舊說里也說光美於汴

京死時年八十

張浩傳泣子女寡少孤懶好學浩嘗稱之曰

吾家子弔軀也

賈少冲傳少冲子公孚照之少新婚如成人大定十

四年父少沖爲禪寺少監充宋生日副使召待行
元史太祖本紀帝諱鐵木真對奇渥氏初烈祖征
塔塔兒部復其部長鐵木真宣德太后月儉適生帝
手疾瘡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復鐵木真名之
志武功也

閩閩吉思傳閩里吉思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諸王平

之陷高唐王死封趙王王子木安幼時弟木忽難

襲高唐王木安成立木忽難譖木安與趙王一

王博讓獻司馬河首思謂曰先主放棄上難犯遷之

地神靈將何依吾痛心欲無生若著於上得歸葬允

坐瞑目無聲矣二人言之知博讓厚事也里吉尼以

聞帝嗟悼久之曰木安孝子也卽賜阿昔月真金一

瓶得祝藏之子死忽都爲王傳木忽難之子阿忽

都斷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輿以往復賜從者鈔

五百貫洪陽王月赤赤兒承相脫木出八都賚差兵

五百人護其行至殯所寢告啓尸體如人生還得歸

葬

下九

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謂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

張美傳張弘略江西宣慰使稱疾家居

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請事何爲特命爲河南

行省參知政事

史天倪傳天倪父秉直謂書尚氣義委焉太師國王

木華率統兵南伐秉直與族弟軍門本華者欲用

秉直辭而薦其子天倪木華參見而奇之從木華至

軍冀定武仙降仙讓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如其謀

者止天倪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天倪之赴真

定也秉直善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

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或相負天必不客顧無

應秉直乃攝其孫機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

張弘範傳弘範字子興號平生幼及既長閱其父要

歌詩年二十兄頤天路總管弘裕上計署陽行都

留襄江南隸贊寧州父善馬與能爲

李楨傳楨字士衡父平須城人文世善從外家授思

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孺初二赴廷試不第推恩

士人比向試

授彭城簿志奮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堯卿

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歲年十六已能爲程文

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送試被舉以春秋中

第二甲第一人鄉試第三甲第二人父子堯卿各異

時人以向試

黃質傳質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遠延祐間求官京師

留贛江南隸贊寧州幼及既長閱其父要後妻居永平

乃往省之則父發已三年矣庶母聞質來盡撫其費

去更嫌花不見質就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

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先柩而空之是知其基

苟得庶母不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遷財耶久

之聞庶母不深以棄也其母復厚待之日不納

燕母之弟豫之至東平屬縣樂亭水父基弗

範杜遠之人其弟遠犯中級初長御用局總管

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亦計李璮於濟南某

戒之曰汝圖城勿避險地汝孤恩心則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陰苟有來犯必起故引以立功勅之弘範

曾當西出軍突若向弘範曰我當

除地壞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突襲我弗恤也遂

乘長轝內伏甲士而外爲築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

卒渡渠急深埋理不知也明日日暮拂曉乘夜攻未

岸車輾壞中得跨馬而上者突厥突厥

遇伏皆死降

兩敗將余聞之曰真吾子也

弘範善出所制勦甲每付副子珪曰汝父以是立

功汝服勿忘也

李楨傳楨字士衡父以復父繼弗繼僅散家資結

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城中復半登火大乘威

張繼傳繼東安州人子弘綱字壽臣年十八父繼

首自相居聚僕子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升擒善及寇

張繼存任龍溪守者易之既寢遂與其父遷去後從

其父攻城得地屢有功

管如德傳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樞爲朱將以斬

州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

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被殺于都督何遇者

人聞道南歸是者所殺城遂亡郡德思其父與其七

弟同歸南歸是者所殺城遂亡郡德思其父與其七

朱子自傳子貞病危諸子請言子貞曰吾平昔教

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子貞有才名

張繼傳繼字子好古字信甫改新州人攻登金大

徐世隆傳世隆字仲陳州西華人窮登金大

四年進士第第爲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故年少學未

至急仕選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識候三十
入官未晚也世監遂辭官益篤學

賈魯傳藝字友輒擢戶部主事一日覺心忤尋得父
書書勢頗極卽辭歸比至家父已病卒未及奉

王英傳英字邦傑益都人剛果有大節齊力絕人善
騎射襲父職當吉州翼子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

之曰刀王至正中由貴陷公都苑將軍九年有六乃
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官厚誠備書享之今老

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

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賈聞之使具棺衾

以葬將欲畢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善公勤辨

先坐戒舉尸遂起者莫不驚異

伯八傳至元十一年親列吉言錄木兒弟海海

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他所斬死

焉就徵木兒署其二子八刺不蘭美分置左右居歲

餘待之頗厚八刺陰結賊黨木兒近侍也里伯九謀

報仇後爲也里伯冤殺人世祖謀八刺知事不成

將家南奔耽木兒遂歸追之至一河八刺馬驚

不能渡因拒之射中人竊寫旁耳射殺鐵木兒
教氏居盆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善吾宗者乎父

時以斷事官達不復令刺史就任公其志父母之
郭道卿傳道卿年八十子廷輝爲延寧路平進行用

庫使兼儲伴乘送都書疾疽危甚廷輝燒草扶護一
夕發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陳韻孫傳詔孫廣州番禺人父劉門非流肇州鮑孫

年十歲不忍父遠邁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與

俱往跋涉萬里不僅勞苦道過嘉陽平草路出見而

憫語之曰天子寃仁恕不詞遷地苦寒非故所

堪吾返汝故都汝願之乎詔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

當死生以之無非所願也啓出驚異以後賞之大德

六年劉死詔孫哀憫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

以聞命遠鄉里仍難異之

徐延暉傳江人冠廷侍父將之娶遼遇舟陽小

船載米淹足底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狂役

船出得便得力急水勢急連

船倒覆出得便得力急水勢急連

胡惟良傳初臨瀋州長春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

士惟譽船山有虎出擊殺中指義士傷右肩初應赴

教抽鐵刀刺虎殺之義士得生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書出虎爲虎于田
合德與弟發任耕前父發唐得父生並庭其門
胡惟良傳初臨瀋州長春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
士惟譽船山有虎出擊殺中指義士傷右肩初應赴
教抽鐵刀刺虎殺之義士得生

汝永隸趙州吏更以降公法汝父仍授元帥不
滿京兆之武末審令撫兒輩天祐曰仙威發揚汝所
知也母以我故隱其機算以窮忠節且忠孝兩全
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鋒甘如蜜矣天祐
慟哭承命曉至襄城以成書示天祐天祐曰王陵之
事然燭史襄城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
天祐既還襄城歷歷數死殘忍仙溫嚴殺公未一
十八人天祐樂天祐已高邑相裕伯仙溫嚴
木華傳木華字子裕忠勇與常異木華貌曰
成志必此兒也

逃不台傳哈班二子長忽連大遠不台俱驛勇善
騎射太祖在遼東尼河府哈班書籍羣羊以進至
被執忽魯渾與達不台還至以治刑之人馬皆告餘
武勇過人從帝攻西夏破葛州師大甘州參軍文曲
肅還去延免父難羊得還于行在所